

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,哥哥们分别叫作大哥、二哥、小哥,姐姐呢,就叫作阿姐。1983年和阿姐一起看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青春万岁》,从片头的篝火晚会,到片尾骑自行车的男青年追着卡车上女青年们互喊:“下一个五年计划再见!”激情一直在银幕上燃烧,阿姐就频频颌首说:“是这样!就是这样!”阿姐对王蒙作品的认同,首先是对时代、生活、同辈的认同。阿姐高中是在河北北京中学,那也是王蒙的母校,后来我在王蒙自传第一部《半生多事》中,发现他写到1948年与几位少年同时成为地下党员时,出现了阿姐初恋对象的名字。阿姐那一代人,几乎都有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激昂情怀,阿姐抱着促进农业机械化的理想,考进了东北农学院,并且在那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,后来她在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工作,虽然未与初恋成为眷属,也有了美满家庭,我姐夫是政治文工团歌剧团演员,1964年参加了周恩来亲自指导的大歌舞《东方红》演出,最早的版本,是在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大联欢之后,还有几场分别展现工业、农业、国

无憾的蟹爪莲

刘心武

防等方面的成就,其中农业成就一场,主体是一群农妇挥动镰刀的丰收舞,阿姐看完,就郑重地让姐夫去跟编导们反映:舞台上完全没有农业机械出现,不妥,姐夫去反映后,后来果然在那一场的背景上,增添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剪影,不过《东方红》大歌舞最后定型,是直到天安门联欢结束。

阿姐和姐夫一度下放到海南,气候不适应,生活颇艰苦,但她那以科技报效祖国的情怀,丝毫不减。当时信息流通并不畅快,但阿姐敏锐地从有限的资料中,获知当时(上世纪七十年代)世界上崛起了四种新科技,就是激光、射流、单晶硅、液压。液压技术虽然早已有之,但七十年代液压技术有质的飞跃,且与机械设备关系最为贴近,她就在海南技校的岗位上,竭尽全力搜集相关的资料,钻研液压,并将其安排到自己的教学中。后来他们

全家回到北京,她就在北京建工学院(现已发展为北京建筑大学)教液压。

阿姐退休后,虽然姐夫病逝,但她于2002年迁入了国家为高校教师打造的花园小区,住房宽敞,两个儿子都很孝顺,生活恬静安适。有天她打电话让我快去看花。我去了,原来,她阳台上盛开了一盆蟹爪莲。她说那本是邻居抛弃的,她的养法其实很简单,就是每次喝完盒装牛奶或酸奶,往剩余的奶根里灌进自来水,放在厨房角落令其微微发酵,十来天后用来浇灌花木,尤其对蟹爪莲,竟大有裨益,那环形展开的肉质叶片顶端,娇艳的花朵纷纷展开形成一派嫣红。

阿姐刘心莲于2022年9月17日在睡梦中仙去。她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,但她经历了不平凡的时代。她去世后,有亲友与我通电话,赞她真是一株纯洁美丽的莲花。水中的莲花固然美丽,但我总觉得作为理工科技女,把她喻为柔美型的水莲并不恰切,莫若喻为烂漫开放如花火焰的蟹爪莲。她与共和国奉献了她的青春、热情、才智,她是去而无憾的。

半夜,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蚊子,咬了我几口。胳膊上起了好几个包,把人痒醒了。起身下床打开灯,想找到它,干掉它。

转而念及,蚊子不过吸了我几滴血,我就想要它一条命,蚊子因此付出生命,这代价也太大了。谁活着也不容易!算了。我找出驱蚊器,打开后,继续回床上睡觉。孰料,蚊子并不领情,灯一关,它依然故我,从暗处飞到耳畔不停盘旋,又要伺机下嘴。

看来,驱蚊液需要预热一会儿,这时还起不到作用。怎么办?不胜其扰,又不想干掉它,躲着!我索性拉过被子,蒙头睡!

我怕痒,不愿意舍身喂蚊子,选择蒙头睡,也不去打它,应该算是一念“小慈悲”吧。

人类与动物界,小至蚊虫,大到象鲸,哪一个不是为了活下去,到处找一口吃的!

有时,为了这一口吃的,被他者所设计,或咬饵上钩,或粘身罗网;为强者所追逐,或精疲力竭,或走投无路,别说顾不了自己的安危,甚至连性命都搭上了!

常言道:世人慌慌张张,不过是为了纹银几两;不光蚊子可恨又可怜,人也一样啊!

多年前,岳母家住六楼。有天晚上,我去看他们,楼道里黑着灯,令我心生困惑。

素知老人惜福,他们舍得掏钱帮助他人,自己过日子却很俭省。即便如此,也不能不开灯啊!俗话说: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没有灯照亮,上了年纪的人,上楼下楼,偶尔有个磕绊,可就成儿女的大事啦!

与岳父母聊天时,我隐隐约约把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。岳母笑着嗔怪说:“我是那么抠门的人吗?来,给你看看。”说着,她找出一只手电,拉着我来门外。她打开手电,朝着楼道的灯照去。

那时,楼道里安装的不是吸顶灯,而是垂线的灯罩。我抬起头,看手电光照亮的地方,哦,灯罩上有一个燕子窝!

岳母说:“我不敢开灯,是怕灯泡散热,燕子受不了!”

小慈悲

马明博

《汉书》能当下酒菜吗?

吴兴人



边看边聊

古人喝酒,不甚讲究下酒菜。“花生就酒,越喝越有”。在众多的下酒菜中,花生是酒桌上的常客,如果再加一盘拍黄瓜、一碟豆瓣,是相当不错的了。

但是,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的下酒菜,却是一部《汉书》。他住在岳父杜家中,每晚读书要饮一斗酒,却不用下酒菜。杜衍感到很奇怪,偷偷地去张望,只听见他在朗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。当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,误中副车时,就拍案叫道:“惜乎夫子不中!”说完满饮一大杯。岳父又听他读到张良与汉高祖遇见时说:“此天以臣授陛下。”他又拍案叫道:“君臣相遇,其唯如此!”说完,又满饮一大杯。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:“有这样的下酒物,一斗实在不算多也。”这个故事传诸后世,《汉书》下酒”则成了一个著名的典故。

宋代的一斗酒,是多少分量呢?据悉,宋代的一斗酒为2400毫升,约合今天的4斤8两。这一斗酒,可绝对不是今天的53度茅台酒,也不是绍兴加饭酒,而是低度的水酒或米酒。否则,满饮两大杯,就可能醉倒了。

以读书佐饮者,古人所在都有。陆游也是一边看书,一边饮酒。他在《雁翅夹口小酌》一诗中写道:“欢言酌清醪,侑以案上书。虽云泊江渚,何异归林庐。”清醪,指的是清酒,也是低度的水酒。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《桃花扇》的第四出《侦戏》中也写道:“且把抄本赐教,权当《汉书》下酒罢。”由此可见,从宋代到清代,读《汉书》下酒,已成许多读书人的常态。

除了读书可做下酒物,诗画也可以做下酒菜。明代文人周永年在《次韵和牧翁题沈启南奚川八景图卷》诗中写道:“奚川八景不可见,尽情敛取入画图”“读书有此下酒物,秣田可酿钱可沽。”说的是,欣赏画图中的奚川八景,也可以作为“下酒物”。清代文人屈大均《吊雪庵和上》诗中,亦有“一叶离骚酒一杯”之句。屈大均读“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两句,饮清酒一杯,其味也无穷。清初名臣陈廷敬谈到他读唐诗下酒的情形:“夜酒一壶,直钱四文,无下酒物,亦不用箸筷,读唐诗写俚语,痛哭流涕,并不知杯中之为酒为泪也。”陈廷敬也是性情中人,读唐诗读到感人之处,眼泪落入酒杯,也变成了酒。

苏舜钦饮酒读《汉书》一事说明,作为正史的《汉书》,曾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。读《汉书》下酒,或诵诗赏画下酒,体现古人文心的浪漫,或因其艺术气氛与醇酒之香洵颇相接近。这种情趣,既是古人饮酒不忘学习的雅趣,又表现出古人饮酒的豪放感。

“烟波尽处一点点,应是西陵古驿台。”谁的诗,写哪里?

它是一处千年古镇,至今烟火气很浓,它是大运河申遗的重要支撑,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锚扬帆之地,它甚至还是春秋时范蠡筑城拒吴处。关键是,它至今依然藏在深闺人未识,不光你我,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。

它就是西兴渡,在杭州滨江区,依偎钱塘江,对岸南星桥。

先说渡。

渡名西兴。古老的运河在杭州汇入钱塘江,运河引着南来的水,折而向东,起点便是“西兴”。但钱塘水势低于运河,古时商人货物无论盐粮还是茶,都要在这里翻塘过堤,另行装船。因需而生,西兴便活跃着一代又一代翻塘工,兴旺着一个特殊的行业——过塘行,鼎盛时,超过72家。今天,职业虽已消失,但老街依然有过塘行的古老门面。2014

年,大运河入世遗,作为杭州段首批遗产点,西兴有了过塘行码头陈列馆,里面的文字、图片、实物,很是丰富。

西兴古称“固陵”“西陵”,是春秋时越国过钱塘江的主要渡口——官渡,

西兴渡

梓墨

还专门设置了越王城、铁岭关以固守陵(关)口。唐朝在此设了驿站,五代时张弓射潮的钱镠嫌“陵”难听,改了,西陵成西兴,一直到如今,驿自然也叫西兴驿了。

在西兴渡,主要看河道、永兴闸遗址、古堤岸埠头、过塘行旧址、大城隍庙遗址、西兴驿遗址、铁陵关遗址等,石砌的码头、堤岸、小桥,被粼粼的河水护着,映着、摇曳着,能兴幽古之思。“庄亭”尤其要看看,传说西施入吴前,在此整妆,因此亭子又叫“西施亭”。后来,各朝代官员

女眷也在此仿效西施,可见爱美之心会传染(哪怕只是传说)。

再说老街。西兴老街是一条真老街:粉墙黛瓦和江南小镇都一样,只是这里墙上青痕更多,那都是岁月熬出来的,在早晚的霞光里分外苍凉深沉;蓝或灰蓝的天幕下,一群老宅的天际线黛黑层错,穿透苍穹;晚霞里,门里的老者正在小酌,门脸两边的青痕猛一看就是暮霭里密密的水杉林,和门里的红色椅子一对比:震撼!老街不时尚?你错了,瞧那两扇中式方格窗的顶上,分明是西式的拱券,百年前老街就海纳百川了!只是,拱券下原本白白的卷草也东一片、西一丢地青灰了:那是岁月摩挲的。

西起铁陵关,东到资福桥,全长960米的西兴老街是浙东运河的“头”,它的记忆里装着千年的风起云涌、悲欢离合,穿行过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、陆游……浙赣铁路、杭甬公路未通车时,西兴是钱塘江南岸重要的水陆码头,客商、货物都要在这里中转。西兴老街西端,连着浙东古运河的源头,途经萧山、绍兴、上虞、余姚、宁波;往天台,就是著名的唐诗之路了。这里,清末民初的建筑保存还算完好,老式剃头铺、木凳铺、茶馆和西兴灯笼……还能找到小时候的感觉。

这里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。当年,贺知章称李白为“谪仙人”,而李白就从这里梦游天姥,苏轼



常在这里观潮。当然最一往情深的还是李白找寻贺知章,过了西兴渡,走在山阴道上,道士告诉心情越来越激动的他,贺监成仙久矣。伤心沮丧的李白还是到了“伯乐”故宅,写下:“人亡徐故宅,空有荷花生。念此杳如梦,凄然伤我情。”

西兴渡上船的唐代诗人,王勃、骆宾王、宋之问、王昌龄……超过500位。论者说,李白肇其端,西陵渡成了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第一站,沿浙东运河过绍兴镜湖、曹娥江、剡溪,至天台石梁飞瀑,登天台山。水路全程约190公里,《全唐诗》里的诗人,400多位走过;《唐才子传》里278位才子,170余人走过。想想当年盛况,你是不是也想走一回?

公元822~823年,元稹任越州刺史,此时好友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。两人经常往来,酒喝着,诗对

着,其乐也融融,但千般快乐终有一别,元稹与乐天告别后,站在西陵渡口远眺杭州,便在那晚歇息的西陵驿云:“晚日未抛诗笔砚,夕阳空望郡楼台。与君后会知何日,不似潮头暮却回。”惆怅、感伤,还有些许期待……

此诗通过西陵驿邮传,到了白居易这里,乐天答:“烟波尽处一点点,应是西陵古驿台。知在台边望不见,暮潮空送渡船回。”白居易的诗句,与元稹的诗句连起来读,犹如一门两扇,严丝合缝两相呼应。多读两遍,莫名地开始怅惘了。



相亲相爱 (摄影) 汤青

“芋头生得毛苍苍,刮出来白如霜。先切片儿薄,再改条儿长,最后切得细,颗颗四方方。香油锅里来爆炒,猪油锅里来煨汤。”每当看到毛芋头,我便想起小时候人家娶亲时,喜婆婆念报菜名,报到芋头羹汤,像唱歌一样悠扬悦耳。

过去农村人家娶媳妇、嫁女儿,能备上“六大碗”就不错了。这“六大碗”,是一碗鱼,一碗肉,一碗豆腐,一碗干张,一碗芋头,一碗葱茼。两荤四素,这样摆席,主人面子也就撑起来了。

在我们老家,芋头,是家家都种的作物。麦收时候下种,中秋前后起挖,栽种容易,管理简单。

夏天,当芋头叶子硕大如荷,亭亭如盖的时候,孩子们最喜欢雨天站立屋檐下,看水珠在叶面上跳舞。芋头叶子不沾水,看不见的雨滴,从天上落下,

叶面便蹦出一颗颗珍珠,亮晶晶的,飞溅跳跃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,写的大概就是这种意境。

中秋节前后,是芋头收获的时候。本地的芋头,老根如毛线团一样大小,下面挂着白须;簇拥着老根的芋头子芋,结得一坨一坨的,通身长满褐毛。把子芋掰下来、洗干净了,连皮带毛一起下锅,大火煨蒸,起锅时剥皮蘸糖,或者蘸盐,鲜糯爽口,是至美之味。老根刮去皮毛,切成细丁,放上姜末、细盐、蟹渣、鱼卤,猛火爆炒,直至炒出黏丝,再放上高汤、虾仁,文火焖烧,羹汤起锅时,撒点蒜花或蒜泥,滴上芝麻香油,香气扑鼻,入口鲜美无比。

往年,国庆七天长假,我们都要回乡下老家,与父母团聚。老家,二老

已备好各色荤素,妥妥地放在冰箱里。只有芋头,要到地里现挖,吃最新鲜的。父亲年事已高,但他仍要扛着铁锹,下地挖芋头,仿佛只有他亲手挖的芋头,才能表达他对儿子辈、孙子辈、重孙辈几代人的爱意。

一大群老少不等的孩子,跟着他下地,想帮助他挖芋头。他让大家在地头站着,说是怕把孩子们的鞋弄脏。

他挖起芋头,扔到路边,然后我们用刀子把叶子切下,老老少少,像小时候一样,老着老少,一串人跟在他后面回家。接下来,他又忙着刮皮去毛,清洗切丁。他不紧不慢地忙着,就是不让我们插手。

等到母亲在灶头上忙碌完毕,各色荤素被全家人风卷残云、消灭殆尽时,

七夕会

几大盆芋头羹汤,最终端上每一张餐桌。这时候,各家的大小大小,每人舀上半碗羹汤,有的细吃慢品,有的狼吞虎咽。父母亲则在一边看着,脸上满是笑意,看他们那幸福眼神,比自己吃着还欢喜。

去年秋天,父亲患癌。今春收麦的时候,他身体还算硬朗,便又和往年一样,在屋后种下了芋头。那时候,他还说,要像往年一样,留着大家中秋国庆放假回来吃,还要分送给亲戚邻居。

可没有等到芋头成熟,老人离开了,我们便把年迈的母亲,接到了城里生活。今年,在城里过节,老家芋头羹汤的味道,我们只能在记忆里寻觅了。

天生一物,有益于人,有人惦记,念兹不忘。有这,就够了。其实,做人亦如是。

七夕会

汤青

汤